



大 运 之 河

朋友圈里高考的信息铺天盖地，虽然我未参加过高考，可那年女儿高考的林林总总又一次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2009年，高考前几天，我就开始看天气预报，整个考期都是晴天，欣喜不已。高考第一天的一大早，我做好早饭，喊起来沉睡中的女儿。生性天真活泼的她睁开眼睛，就一如往常怡然自得，波澜不惊，像一只欢快的小鸟，叽叽喳喳地有说有笑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，唯独不谈她的高考。我悬着的心说不清是如释重负，还是更加紧张。

女儿简单洗刷，很淡然地吃完西红柿鸡蛋面条，边哼着小曲，边径直走到她的房间，从书桌上抓起书包，悠然往肩上一背就信步走到门口，又习惯地转过身扬起右手，就在她要和我与丈夫说再见的时候，蓦然发现我们紧随其后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“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昨天不是说好了让我自己去考场的吗？不就是去参加个高考吗？至于把大家都弄得紧张兮兮吗？”

丈夫看看我，没有说话，用会意的眼神把给女儿的答复交给了我。

“考场离家远，第一晌高考，我们还是送送你吧！免得路上有意外，你再耽误了考试。”我轻轻缓缓地以商量的口吻对她说着，眼里却满是祈求。

是啊，我害怕。她三岁上学前班，四岁读一年级，十几年的读书生涯。成绩不是很突出，却也尽心尽力。想想她因为害怕考不上理想大学而伤心地哭过无数次，央求我和她爸准许她艺考。我们不应允的那段时间，看着无忧无虑的女儿，小小年纪考色变，神色忧伤，做父母的心疼不已。

后来，我们还是答应了。她的突击学艺吃尽了苦，仅是高跟鞋练习走台步，先是磨破了一双脚，又经历了流血、化脓、结痂、成茧的洗礼。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劝她稍作停顿，可她愣是没耽误一节课，咬牙坚持下来。春节后还没过初十，我就带她从菏泽出发，奔波于济南、青岛、淄博、潍坊之间，半个多月参加艺考。

为了好成绩，我们像渔民捕鱼那样，把网撒得大大的，抓住但凡能参加的每一次机会。白天，她去参加考试，我就到招生处搜寻和她专业有关的信息帮她报名，不过放过任何一个能考的机会。

天寒地冻，为了一场场考试，紧张时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，喝不上一口热水。她不惜在露天的凛冽寒风里，泳装舞蹈，展示才艺。那半个月，她拿到了12个艺术过关证。经过初试、复试、面试、军事化体检四大关口，最终

我 经 历 的 考 家 长 岁 月

时磊英

于2000多名女孩子当中，以前10名脱颖而出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民航大学定向航空公司的艺术过关证。如果高考成绩过关，大学、工作双保险；如果达不到高考分数线，那张艺术过关证就是废纸。想到这些，我怎么能不害怕、不紧张呢？

下了楼，女儿看到她二伯等在楼下的车子已经发动，更是惊讶不已，依然满脸疑惑地重复她出门时的话：“不就是参加个高考吗？至于把大家都弄得紧张兮兮吗？”说归说，她还是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下，乖乖地上了车。

一路上，她还是说有关，叽叽喳喳，高谈阔论，与在车上怕她紧张而陪她玩的堂弟嬉戏打闹。我用连连的深呼吸来缓解与掩饰自己的紧张。

女儿经过指纹验证、探测仪等检测之后进入考场区，仍不忘转过身来与隔着铁栅栏目送的父母挥手。望着她那走向考场的小身躯渐渐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考生人流里，我忽然感觉我的宝贝女儿不是奔赴高考考场，而是在攀附着一段浮木被汹涌的波浪冲向了大海，等待她的将是一场生死未卜的考验。想到这里，我的鼻子蓦然一酸，奔涌的泪水悄然滑落，灼痛了一个母亲忧伤的心。

我的心更加焦躁起来，忽然感觉全身绷紧绷紧的，已到了再也不能拉伸的极限。

整整一个上午，惶恐、焦躁、烦闷、忧虑、不安左右着我，一分一秒都是一种炼狱。好不容易等到了上午第二场结束，望着考生陆续陆续地走了出来，渐渐地，走出考场的考生越来越多，慢慢地又汇成了人流。那些莘莘学子，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模样，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表情，有人哭，有人笑。人头攒动中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女儿，她分明也看到了等候在门外的我们，一边踮着脚尖，用高高举起的右手频频挥动着，一边欢快地连续嗨嗨地给我们打着招呼。直觉告诉我们：她临场发挥不错。她那兴高采烈的劲头，瞬间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郁。

“考场发挥不错？”我小心翼翼地询问。

“那当然了！您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儿？”她调侃着，一脸的兴奋，转而又一脸严肃而认真地转向她爸，“爸爸，我告诉您吧，今天我一起床就想笑，就连考试当中都一直想笑。您和我妈放心好了！我今天笑，到25号高考成绩出炉的那天，我肯定还会笑！相信您闺女没错！”她眉飞色舞地说着，朝我们眨了眨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故作撒娇状。

我蓦然感觉，忧心忡忡的考试成绩并不是那么重要，她健康、快乐、天真、活泼、阳光……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？

那天午餐，我们一家三口，她二伯家一家三口，在我家附近的快餐店一起吃的。女儿和小弟争着点自己喜欢吃的饭菜，没有任何来自高考的负担与压力。

午休时，我强行接着从不睡午觉的女儿躺在床上，想让她休息一会儿。可她却吃了兴奋剂一样，在我怀里像一只来回扭动的大豆虫，无论我怎么引导她都没有睡意。当我迷迷糊糊地快要入梦时，却忽然被她的一阵哈哈大笑惊得一个激灵坐了起来。急忙看着她的表情，却没发现任何异常；又摸摸她的额头，体温正常。

“我三年紧张又严肃的高中生活终于结束了！我一想起来就想大笑。”当我惊讶地问她时，她却喜笑颜开地说这样。

“我还以为三年的高中，把你逼成神经病了呢！”看着她神经质地嬉笑，我忍不住调侃。“放心吧！即便大家都被逼成神经病，您的女儿也不会！”她幽幽地说着，俏皮地眨巴着大眼睛。

“这个我绝对相信！”我一语双关地回她道。

鬼精的小丫头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，朝我扮了个鬼脸，算是对我嘲讽她平时学习不够努力的回击，继而又沉醉在自己的悠然自得。

接下来的考试，她极力反对接送，一再坚持自己骑自行车。当天下午，她爸爸只远远地跟了她一趟，见她走进考场区就回去了。直到考试结束，都是她自己骑自行车，穿越大半个城市。我在教育局工作，因为女儿高考，局里按照回避政策没有给我安排任务，我就成了她的专职后勤部长。或许因为不再目睹那些高考人流，考区的警戒线，入场时的各种检测……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。

第二天午餐之后，女儿依然不睡午觉，也不看书学习，嘻嘻哈哈地给我和她爸爸谈天说地，比往常还轻松，还兴奋。我又一次强行将她接着躺在床上午休，她又重蹈覆辙，在我即将入梦时哈哈大笑起来。不过那一次，我没有疑心她是因高考压力而发神经，而是任她折腾，顾自走向梦乡的深处。

高考的第三天，就上午一场基本能力测试。女儿走之前给我要了钱，说是中午和同同学去聚餐，下午跟同学一起去玩。傍晚时分，我正给丈夫说，让他去女儿预先告知我的地方去接，话音还未落地，就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。随着沉重的防盗门打开又关上的一声“砰砰”声，女儿哼着小曲走了进来。我们没有提及高考一个字，唯恐破坏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平复的气氛。之后，女儿与学习断绝了一切关系，她疯狂地上网、看电视、看小说、玩游戏、找同学玩……玩疯了一样。有人问及高考，她总是一副胸有成竹又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6月25号，是高考成绩出炉的日子。女儿一改考后的沉稳与平静，早早起来，接打同学的一个个电话，相互咨询转告查成绩的方式。午饭，她简单地扒拉了几口，在接了同学的一个电话之后，匆匆忙忙地出去了。

我从半开的门缝里，看她瘦削的身影下楼，越来越小，继而像一个黑色句号一样消失在楼道转弯处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是狂跳不止，一种心乱如麻的狂躁感折磨着我。我一改一年四季都午休的习惯，来来回回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又从另一个房间走到其他房间，再从其他房间走回原来的房间，最后又走向阳台……极目远眺，深呼吸，无论怎样，都无法自己平静下来。于是提前去上班。

坐在办公室里，一阵阵的狂躁不安。好不容易等到了上班时时间，急急忙忙跑到招办查分数。还没进门，门缝里挤出来的喧嚣塞满了耳朵，那里早已挤满了家有考生的同事。还未轮到我查成绩，女儿就打来了电话。望着屏幕上那串异常熟悉的号码，我的心蓦然狂跳不止，手中了风一样不停地颤抖。我走到招办门外，呆呆地望着手机，却不敢接听。

好一阵急促的铃声自行终止，还未缓过神来，又是一阵急促的铃声，还是女儿的电话。我不再犹豫，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妈，我考上了——超过高考本科分数线58分！”她用高了八度的声音乐呵呵地告诉我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！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生怕好消息是一场梦。

女儿一字一顿，再度将喜讯传入我的耳膜时，我用右手猛然掐了一下举着手机的左胳膊，不是梦，是现实，热泪清然而下……

一晃八个年头过去了。女儿已在航空公司多年，成了一名干练的乘务长，一名新生儿的母亲。那年单位里一起高考的同事的孩子，当初个都比女儿的分数高出一大截儿，可他们现在有的读研，有的刚刚工作……女儿虽然学历不高，却是唯一结婚生子的，也是工资收入最高的，她在烟火红尘里享受着平凡的幸福。不求飞黄腾达与荣华富贵，只求在平凡的生活之中能够幸福安康，这不正是天下父母对孩子的祈愿吗？

回首女儿的高考，我再一次感悟：幸福人生不只取决于高考这条单行道。祈愿走不出高考误区的人们，能从“儿孙自有儿孙福”的老话儿里领悟到人生的真谛。



泉 之 林

麦 子 黄 了 (外一章)

吴晓波



麦子黄了。这些白花花的汗水在大地册页上种植出的文字，开出金色的花朵，在一排排尖尖麦芒的护卫下，闪着温润的黄；在农家殷殷目光里，泛起阵阵金色的波浪。

麦子黄了。无名的清风从山间窜了出来，把麦穗流出的古朴芳香来回搬运，铺满田野。村庄高高矗立在丰收喜悦的田园诗上，挺直着华丽与高贵，器宇轩昂。

麦子黄了。似乎谁也不肯错过这场古老而又庄重的庙会。牵牛花“滴滴答答”吹起了喜庆的小喇叭，石榴花在农家小院点响了喜庆的鞭炮，梔子花打开了含蓄已久的心事，青蛙在草木之间弹响了一根传承千年的优雅琴弦，众鸟一字排开向远方传递着麦收的喜讯……

麦子黄了。此起彼伏的磨刀声响彻村头村尾。农家人把所有的生命过往、酸甜苦辣、冷暖风雨，磨进一把闪闪的镰刀，磨出一轮心头高高悬挂的冷月，划破岁月包围的重重老茧，重新收割美好的希冀和憧憬。

麦子黄了。此时的我，屈居在城市的檐下，只能在一页怀乡的纸上，写下无足轻重的乡愁；在心底，我用我的沉默，无数次朝故乡的一粒向我颌首示意的麦子致敬，向七旬父亲弯成一张弓样的脊背致敬，向父亲手中挥起的一把闪亮图腾致敬。

我 是 一 粒 故 乡 走 失 的 麦 子

在尘世，我是一粒故乡走失的麦子，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，被一把进城的镰刀无情收割。

一个城市的印章，在我黄色的额头轻轻地一戳，就让我失去了我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，和一个土地耕耘者的身份与自豪。

三十年的城市风雨，洗尽了我身上镰刀的锋芒，洗尽了我身上黄土地的原始气息，却怎么也洗不尽那深藏在骨髓深处的乡土胎记。

在城市，我看到许多像我一样的麦子，雨打浮萍，在孤独独坐的夜晚，打开自己泣血的伤口，在伤口上种植家乡的麦子，用家乡麦子的麦芒针炙自己的疼痛神经。

城市的华丽扶不起一株倒地麦子的乡愁。一声布谷的清晓，就让我脚下的土地松软了。我看见父亲在芒种的节气里挥汗如雨，母亲的镰刀划破大地扉页，把麦秸打成捆背回家，待我回家品读。而我却依然是一粒被割断了根系的麦子，在风里流浪。

无论我至何方，心上永远头顶一片金色的光芒，我的根系永远朝向故乡的方向。 ■本版摄影 心飞扬

就是整个村子变成废墟，我还是一眼就能分辨出老运河边我家的老屋。但我还是有些担忧和惆怅。我不知道来自哪里？这样的感觉随着拆迁时间的迫近，反而愈加强烈与旺盛。就让老屋见证我们的存在与缺席，哀伤与遗忘吧。

夕光真美，有着透明的不舍和离开疼痛。我想父母这会儿一定站在老屋前，拾掇着院子。我知道父母会赶在天擦黑就关上门，把黑暗关在门外。天上的那些云似乎离我更远了。其实他们并未消散，始终在那里。只是被降临的黑暗遮了起来。我转身离开，带着暗中积蓄的有些野蛮但不知向何处发泄的力量。不敢再回望，我怕泪眼朦胧里，那些亲情和担忧瞬间弥散成天底下的心事苍茫和无比辽阔的忧伤。

老屋，老人，躺椅，婴儿车，夕光分明勾勒出乡愁的轮廓。

作者简介:张伺，济宁市任城区安居中心小学教师

万 元 奖 金 等 你 讲 述 运 河 故 事 —— 中 国 首 届 运 河 故 事 非 虚 构 写 作 大 赛 征 文 启 事

即日起，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宣传部、任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济宁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举办中国首届运河故事非虚构写作征文大赛，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作品。

作品内容围绕“运河”主题，在传奇或平凡的故事中，发掘运河文化，讲述百态人生。来稿要求原创，非虚构，未公开发表，内容健康，注重文字品质和故事性，字数限4000字以内。

本次征文设一等奖一名，奖金3000元，二等奖三名，奖金1000元，三等奖八名，奖金500元。

本次征文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。来稿请寄mantao909@163.com，jnrjgb@163.com。截稿日期:2018年10月31日。



乡 愁 的 轮 廓

张伺

通往东间的门下面，父亲在躺椅里折起身把手指竖在嘴边，然后指向西间。西面两间是通间，紧靠北墙是一溜粮袋，靠着西墙的是衣橱。我走到衣橱前面的老式婴儿车跟前，一把掀开上面的塑料布，瘦小的母亲正蜷缩在里面酣睡。

我长喘一口气。母亲刚好醒了，斜着折起身子，满脸愧疚地说人老不中用了，撑到蒙蒙亮就再也撑不下去，还睡得这么死。我搀扶着母亲站到地上，她的手用力揪住我的衣襟。母亲的脚麻了。

老屋还真没多少地方漏雨，只是东间床的正上方屋顶漏过了，其他都是零零星星的洇透苇箔渗过来的。母亲说俺俩那不动床，坐到大半夜实在撑不住，就拉出你们小时候用过的婴儿床，凑合着躺会。说完母亲的脸忽然红了。我们站到院子里，仔细看着屋顶的东面，我还踩到柴垛上伸脖子看着，瓦片规整，压得严丝合缝，只是老屋起着矮坡，雨大如注，来不及流下，汪成水汪，从瓦缝里倒灌过来。

我和父母房前屋后转悠了两圈，在屋顶上没发现大问题，因起了微微的北风，把后墙潮湿了，墙中那些螺蚌壳被冲刷，显出明亮的灰白色。而后窗周边还塞着去年的稻草。每年秋后，母亲总要抽出空来，晾晒几把新稻草，在门框窗户框缝隙里塞实，塞得再也摁不进去一根稻草。母亲说这样就能阻挡外面千军万马似的冷风寒氣，寒冷揣着再锋利的刀子，也穿不透紧紧抱在一起的稻草。母亲颇有些自豪地说要住还是老屋吧。有人住的屋再老也不老，啥事不是人顶着。父亲斜了母亲一眼说马上棚改了，想住你自己住。母亲嗔怪地说全村就你积极。阳光灌满了整个运河，闪烁着金子般的底色。

老屋不老！那些被熏黑的梁椽不老，窗下的旧时烟火不老，每年归来的燕子做窝的麻雀不老，几代人同甘共苦的记忆不老，墙上挂着的农具、簸箩、玉米棒子高粱穗子不老，泊在时光里的瓦片不老，藏在昏眊髻脚的话语不老。老屋里有我们几十年共同生活的时光，而这些时光并不会被时间这条蛀虫咬空。像那辆陈旧的老式婴儿车，几乎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了。我掏出手机给躺椅和婴儿车照个相，又给老屋照个相。房子越老越不敢怠慢这些浓浓的生活气息。

阳光明亮，一群麻雀落在院子里，小小的爪子印儿，被濡湿未干的泥土紧紧抓住。麻雀无疑是属于老屋的。父亲说这些小东西，在这里做窝，出生，翅膀硬了就一个飞走了。在屋檐檐房顶留下这些窟窿机蹯的洞，逢雨就漏。我看着满头白发的他们，忽然想起父亲依靠躺椅和母亲

血。现在老屋几乎成了村里最老最低矮寒酸的屋子了。我们弟兄几个都功过父母把老屋扒掉，重新盖瓦房，再不就卖掉，跟着哪个儿子都能生活。可父母就是不吐口。他们说住在老屋里心安。现在要棚改了，母亲不着四六地絮叨着，父亲半天蹦出一句棚改是国家的大政方针，谁也阻挡不了。母亲愁楞愁楞眼，她知道在村里干过十多年村干部的父亲心里对老屋的不舍和无奈，还有对国家政策一根筋似的支持。

一个春天很快过去，我们弟兄几个无论谁回家，母亲总是说起盖老屋的时光，说得最多的还是她坐在河边择菜打格槽，父亲用排叉刷墙，而不是多辛劳和筋疲力尽的样子。母亲说得满足，而这些都是其说是岁月的馈赠，不如说是母亲自己迷醉在别一样的回忆里。而父亲把躺椅搬到老屋后的河堤上，半躺半坐着，总是沉默地喝茶，看太阳东升西落，朝去暮来。坐累了他便缓步走下河堤，看着水里的自己和老屋的倒影随着水波荡漾，扭曲。这样的时刻，母亲一眨不眨紧盯着父亲。风声明显晃地吹过。

傍晚时分，天空被捅漏了，雨珠像黄豆粒滚落下来，一个点儿地砸在地上嘤嘤乱响。我的声音追逐着电话线上的水珠，在电闪雷鸣中颤动着下落。母亲说老屋结实着呢，放心吧。虽然春天我回去几趟，把漏的地方修补了一些，有的地方还苦了一层厚厚的苇箔，再用厚实的塑料布搭上，可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，隔半个小时就打一次电话，几次三番让父母到邻家借住一晚。可母亲总说还是在老屋睡着踏实安稳，几辈人都住过了，就不许我住这一时半刻的！我无奈地说您听着点动静，千万别睡沉，屋门别关严实。雨那么大，这是老人家常说的关门雨，我撑不过母亲。她说你们安心睡吧，甬挂念，俺俩好凑合，这屋我和你爹亲手盖的，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，她能不厚待俺们！母亲说得轻松温暖。母亲曾说过心暖人就不容易心生邪念。不生邪念的人，一生都暖。这样的温暖，在我的人生中扎下根来。

一夜滂沱大雨，一夜翻来覆去，一夜不停看手机。天刚黎明，雨住云收，我爬起来坐第一班公交车赶回老家。路上还不断想着老屋的命运和父母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。大雨过后老家已经坑满壕平，蛙鸣如鼓。我推开虚掩着的院门，院里静悄悄的，我小声喊了声爹——娘！不见人。院子里没积水，柴垛家用品父母给擦着清爽，只是树枝上的雨滴砸在盖着柴垛的塑料布上，分外惊心。屋门敞着一条缝，一人出入刚好，娘——我高声喊着，心砰砰跳得山响。我用力推开屋门，娘！娘！